

R  
050  
484.1

國民政府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二二〇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三七號

# 四維旬刊

第一卷 第十八期

## 四維 論壇

前車



國家練兵以精神爲上裝械次之淺說(續)	(三)
陝北旅行記	(五)
春節前後的一段日記	(七)
怨氣沖天的一封信	(八)
初秋的夜晚	(八)
秋雨聲中(續)	(八)
災民	(九)
智婢滅盜記	(十)
旬日紀錄	(十一)

## 四維論壇

### 前車

在吾人草此文題時，未嘗不顧及題意突乎其來，閱者有莫明其妙之憾。然吾人正好如此馬虎一下，施以烟幕，俾收出奇效果之效。是故除局內人之外，知與不知均可，况無知之必要乎？

在半月前，某通信機關爲更動領袖，以下各責任人員，失踪者有之，被拘留者有之，消遙法外者亦有之，結果雖一極平常且易於了結之事，因人位不齊，無法質對，且易將責任問題，推移於失踪者之本身，落得是非不明，善後棘手，此種不規則，不光明磊落之舉動，吾人竊以爲深抱憂杞也。

爲政之道雖有萬不同，首在知人。曾文正公之爲政，注重察吏安民。有好官吏，方能辦正事，能辦正事，方合國家設官分職之要義；尤如臂之使指然，臂雖強健，五指麻木不靈，或殘廢不全，恐難期所望。爲政者如不此之求，用人乘之情感，或憑左右之進言，自己對之無深刻之認識，或以其人對我恭謹，或惑其聳動之聽聞，而冒然信之任之，未有不歸於敗。蓋左右之言未必無私念，其人對我恭謹，乃有求於我

，其言大而誇，未必有實學；左右之言非不可聽也，惟不可冒然而聽。態度恭謹，出自衷內者，與嬌柔裝做者，一望而知。言之太過者，往往與事實相反。我若錯用一人，間接加於我者無多，直接禍及事業與團體者，實非淺鮮。此輩僥倖取巧者，一旦身居要職，不久復其故態，對上則諂言諛辭，不惜自己低俾。對下則橫施殘暴，無所不用其極。行之日久，慨然以生，破綻百出，事發後，拿拘帳下，繫諸繯綑，昔日之座上客，今變爲階下囚矣。孰令由之，孰令致之。往日之患愛，成爲犯罪引子。既不能識其人在前，復無德威以化其後，罪之歸責，豈僅身犯者已耳。

官可隨地而設，吏豈能盡人可充？當其來也，未嘗不赫赫然令人望之生威，自尙以爲不足，復集其私以爲之便。其發言也未嘗不楚楚然動人聽聞。細審之其約於前者，終究一一觸犯之。其約法顯係爲他人而約，非爲自己而約。他人觸犯當必施之懲罰，自己觸犯以爲可例懲罰之外，孰不知社會上任何事體，尙有公論公理在焉。懲戒可逃，公論不可逃，公論可逃，公理必不可逃，公理能戰勝一切，何況一人至於一身乎。自己既不准他人事事隱蔽，當無論何時何地不得隱蔽。令諸人者自己干犯之。自己隱蔽即應受公論裁判，蓋隱蔽之害愈久亦愈甚故也。今日之公論裁判，身受之者，非特不

足以爲憂，當視如終身之大幸事。莫爲一足之失，引爲終身之痛。以年富力強有爲之青年，經此次之挫折，予相當之教訓，稱一稱分量，煞一煞威風，未非來日之福。若不如斯，長久隱蔽下去，後患豈堪設想？縱僥倖而平安度過，良心裁判實勝於嚴刑百倍。知我者不幸誤我矣，而我又不幸少年得志，意大眼空言誇性驕，此皆招尤之階，障志之賊，習之不改終被所囓。茲願爲當事者進一言，此次之變正爲摩勵將來之大好機會，不可稍懷非念，油生報復之心，暇時應從修身上用番工夫，處今日之萬惡社會，優勝者必是忠實之人，鉤心鬥角之流，莫能爲力，可斷言也。

大丈夫之處事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古人尙且如此，何況處二十世紀富有世界知識之新青年乎？以地位論，盡我之心盡我之力足矣。以同儕論，對上以忠，對下以禮足矣。上下交爭利邦且危矣，何況渺乎其小之團體乎？夫上對我無禮，情感既失，去之可也。而必曰不去，窺其弊端，一舉而陷之。或我不欲去亦必欲他人之必去。細思之究與前途有何利益？夫物各有病亦各有所長，最危者有病而不自知，最險者見人之過而不見己之過；況此通病人人易犯，差僅百步與五十步之間，或成過去，或在將來，若云謂純潔奉公，百不壞一，縱或有之，吾尙未之聞也。

往者已矣，未來可追。人倘能勇於改過。立志自新，則失之於既往者，未嘗不得之於將來，勿視之如不可爲也。乃吾人所以吁嗟不安者，卽爲被逼出走之二三子，此二三子平日辛苦血汗，當非局外人所能盡知。今者覆巢之下無完卵，昔日之成績付諸東流去矣，又何暇辨夫是非枉直，今日之在場者又有何大快人心之可言乎？（我與）

## 社 會

### 國家練兵以精神爲上裝械次之淺說（續）

恕之

國人明乎此，邇後軍旅之事，乃國民之全責，責任既明，而後可談練兵。

練兵以選將爲先，東伍次之。蓋戰時驅數十萬戰士，以之死敵，萬一進退失算，籌謀失宜，將不堪言矣。有好技藝而能文者，是大將之材，能勇善戰而不知文者，僅偏裨而已。將有材而後談練兵，練兵之事雖小道，如根基不良，縱衆有百萬，亦不可用。練兵以選兵爲第一要事，古人謂之東伍，無論是採取募兵制，或徵兵制，均要看第一次撰兵之時，有否好根基。如無好根基，將來練成亦難用命。邇後練兵最好有一定期限，行退伍法，使兵士視入伍爲義務，不可視入伍爲職業。現在入伍軍人，卽是視入伍爲職業，有的要藉此升官，有的要藉此發財，國家設官均有定額，那裏能容這些

官？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那裏去尋發財的機會。結果官不得升者欲謀犯上，財不得發者欲謀爭奪。練兵原為保衛國家，如此國家秩序，反益紊亂矣。所以第一先將視入伍為職業的人，要設法糾正一下。這樣思想觀念，根本不糾正，將來與敵作戰，敵人就曾用升官發財的釣餌，引誘着向自己反戈，或向敵人投降。入伍軍人，既然不可視入伍為職業，所以在他們入伍之前，必須是有職業的人；必須不是無業游民，入伍後再給他們限定入伍期限，準時退伍，恢復舊業。照此說來，似乎又近於徵兵制，蓋募兵制，既然是志願從軍，其入伍前有無職業，甚難考查，所以就容易犯以入伍為職業的毛病。

練兵當以目的為重，我們在練兵之前，必先打定一個目的，而後本此目的以行訓練，這即謂精神教育。這精神教育比別的教育都關重要，否則雖有良好的裝械亦不能戰。因為有了目的，才能有目標，有了目標，才能照着目標去練兵，有了精兵才能去配裝械，這是一定之理，曾濼生練湘軍，即是一個實例。我國現在的軍隊，除去有真目的者不計外，大多數仍懷有以前打私架的腦筋，這就是他們起初練兵的時期，有精神教育的關係。現在這種不良的印象，何時方能改革，很難下個斷語。即求過後再練新兵時。另立目標，照定目標

以行精神教育，即視為滿足矣。外國人知道我們國家練兵是打私架的，決少禦外侮的思想及目的，所以纔敢欺辱我們，長驅直入，如達無人之境。他們的裝械，是照着精兵去配成的，精兵是照着目標練成的。我們的軍隊是打私架的目的，所以裝械也是照着打私架配備的。二者相較，人家是對外，我們的目的是打私架，必須我們要打敗的。人家的精神已竟佔優勝，我們的精神已竟佔失敗，雙方接觸之後，僅是例行的一點手續罷了。我們的兵豈是不能作戰？不過根本上我們的目的與人家不同而已。換言之，起初我們練兵的精神根本上便謬誤了。

會記得以前對外作了兩三次戰，我們的兵士，最怕敵人的航空機，衝鋒戰車，和重火器。這些利器，中國不是不預備，是無預備之必要，在家裏打私架，那裏用着這些？再加上兵士們以入伍為職業，不願虧本出賣，有的甘心血本賤售，貨物又不地道，這就如同同一頂帽子，本來是戴在頭上的東西，若用牠去裝水，縱能一時不漏，不久是非漏不可。因為帽子是用牠禦寒暑的，並未想到用牠裝水，裝水自然還有裝水的水筒。當時也莫說設備不完全，就是有了那些利器，請問在一半刻能否會用，有利器不會使用，其值與無有同。有好利器還憑在平時操練，日久熟練後，方能運用自如。一時間

操縱不熟，效力自然也小。作者並非開倒車，亦非反對科學戰的人，不但不反對科學戰爭；而且特別主張科學戰爭化。早知道拿人命去碰利器是最不智的事情。人自有一個命，死去就完了。器械如有損壞，尚可修補，修補不成尚可改造，改造不成尚可化鐵。器械製造所需的時間，也比人容易的多，一個人能成用，至少亦須二三十年的光陰。所以也不願拿人命去碰利器。現在的步槍戰，已竟又落伍了，可是我國的步槍戰，豈非正在高興的時候？在前幾年，有一位美國使署的參贊，記者與他在一次火車上邂逅，就談起我國對外作戰種種情形來，並請他以旁觀者的地位判斷一下，他說中國軍人雖然勇敢，但是拿人命去碰利器，人死不能復生。好像與記者上述的相同。當時記者以為他替中國擔憂，但是又細想不論其是否表同情，他總是對於中國軍隊情形，不甚瞭然。他看的是當然，並未看到所以然。其實每次戰爭，還不是中國人打中國人嗎？中國軍人根本上精神訓練若有國家觀念，當然另有一番現在。

中國軍隊目前不愁無有好裝械，就愁沒有真精神，有了真目的真目標真精神，再預備好裝械，自然能有好成效。所以此後練兵，當以練精神為上，預備裝械次之。中國自要有立國的一天，軍備是不能免除的，可是軍隊也是隨社會的演進

，不是一定不變建制的。中國的軍隊，確有整理之必要，在這個時期進行以前，先提出這一個復案，作將來的參攷，未雨綢繆，不亦宜乎。

## 陝北旅行記

劉文粟

陝北的狀況：陝北這個地方，包括陝西北部十餘縣，統稱之曰陝北。在我國歷史上曾佔過重要地位，但是因政治不良，今已落伍，不堪言狀。在三年前，即有共產份子來茲宣傳，因當地民衆智識匱陋，故遲遲未能組成正式統系。自二十年春間。有劉志丹者，陝北保安人，黃浦軍校第四期畢業生，曾任八十四師中校團附，後因誤信邪說，走入歧途，乃棄軍職加入共產，由三兩人而至數十數百乃至今日之數千，號稱蘇維埃政府陝北赤軍總指揮，糾合分子，聚眾結羣，企圖不軌，迄今益形猖獗，為所欲為，佔地據城，已有數縣之多，其他未被佔據之地方，他們所潛伏的份子，到處皆有，故時有集會結羣圖謀不軌之舉，換言之，民共不能分，遍地荆棘。共匪的政府，常在延長，延川兩縣一帶，施行其赤化工作。在先時該兩縣均有我軍駐防，因兵力薄弱，為其繳械者有之，為其擊退者有之，匪勢大振。陝北一帶，縱橫各有千里的幅員，遍地皆山，人烟稀少，所有駐軍，因防區廣大，

兵力薄弱，尙有某部現駐榆林一帶，某部現駐綏德附近，管區廣袤，真是防不勝防，何暇出而進剿？目下我軍僅能衝護防地，不敢越雷池，俾免深入匪腹，茲爲剿匪消息靈通計，軍分會新派往無線電四台，分發各處，以資通信。

六月二十二日，記者由北平出發，在一鉄蓬車內，黑暗不通光線，僅聞汽笛鳴聲，車輪隆隆聲，他無所聞也。

二十三日，早八時車抵保定府，在站久停，各貴顯各偕其愛人赴站外就餐，記者爲單行客，只有自己顧已，即在車站購買冷燒餅和油條以充餓腹，復以鹹菜白開水佐之，俾不致乾燥喉頭也。其他尙有不及記者之可憐蟲數具，呆坐車內無人過問，良可嘆息！車頭掛好，繼續開行，午後五時許抵石家莊。各貴顯（貴顯者，比記者貴顯之謂，以地土之大，官級之多，若以他人較之，則又當別論。）又紛往街上洗澡，記者則坐待當晚九時，將原車掛正太線，以備換車（正太路狹軌也，當然不能容雙軌之車輛）。而同車之可憐蟲等，仍是如法炮製，其各人之頸各引長數分，較往日直而不屈，兩眼輪擴大，明而圓，白色地上加赤線數十條而已。在車上直等到十點多鐘，始將原班裝入正太鉄罐中，各貴顯復伸展其臥具，度其甜蜜之夢矣。

二十四日，早四時，在隆隆的車聲中，忽被朝寒襲醒，開

眼看時，已紅日東昇山頭矣。蓋自石莊以至榆次，沿途皆山，鉄軌隨山勢敷設，盤折廻環，蒼松綠柳，時映於眼簾之前，旭日東昇，山嵐隨光輕浮，農耕於野，商負於市，誠旅行中一幅實地圖畫也。約九時許，車抵娘子關，兩山夾溝，險要萬分，真不愧娘子二字，乃晉省之重要門戶。下午五時許，車抵榆次，原擬在榆次下車至平遙，再由平遙改換汽車，因由此路通過鐵道線最長，汽車路線較短，如此辦法可省汽車費，但下車後經探詢赴平遙之鐵路，尙有六十里未能竣工，而汽車亦不甚方便，此路決不能走。原擬計畫已成畫餅。由石莊填發之運輸車票，乃至榆次爲止，倘再轉太原，勢不可能。不得已，將人員器材同購車票，記者無形中又多費幾圓大武。九時由榆次行，十時許抵太原，記者下車在東門裏覓了一家客店住下。

二十五日，在太原休息一日，因天氣炎熱，到了紅西沉，才往大街上繞了一道灣，街路寬敞，商業茂盛，真不愧晉省要都也，市民裝束，極盡其摩登化，由此觀之，晉省文化大有蒸蒸日上之勢。最要者大小飯館，均盛行女招待，爲酬酬主顧計，實不啻滿山野鷄，傷風敗俗，未免美中不足。

## 本刊啓事

閱者諸君，住址如有遷移，務請示知本社，以便改寄，而免遺失。

## 春節前後的一段日記

薛生

二十四年二月三日(舊曆甲戌歲之除夕)星期日，晴風冷，

昨夜雖因疲乏而早寢，然因歸心急切，與夫旅客之嘈雜，兼以汽笛之嘈吼，終夜固未能入夢也，今晨黎明即起，本擬促裝就道，馳歸故里，嗣以除夕之日，難覓代步，又恐山路險阻盜賊潛伏，只得變更計劃，在平度歲，然苦於車站之紛擾，大非安適之所，乃於早飯後，遷入城內，覓寓於桃源飯店，該店居於北城根，地處幽僻，既少人聲之喧噪，更無車馬之霧塵，雖在鬧市，恍如世外焉，逆旅主人李其姓，善氣迎人，和霽可親，招待頗周，體貼備至，余得此稍慰，因下榻焉，卸裝稍憩，即赴德豐園洗澡，藉便午睡，浴罷歸來，主人已具晚膳，雖係家常風味，然頗豐美適口，既醉且飽之餘，燈下與主人攀談，斯時四遠爆竹之聲，乒乓不絕，恍如置身戰場也者，余詢諸主人曰，平市向例禁止燃放爆竹燄火，今年何獨開禁耶，主人告余曰，此殆爆竹商人之請求，當局亦欲藉此粉飾太平耳，然苟使前當局不去者，市民仍可少此一筆糜費也，余因亦述及南方爆竹之盛行，並湘鄂之風土人情，主人聆之，頗多詫異，娓娓不倦，俟已午夜十二時矣，主人謂余曰，吾輩雖不泥於守舊之習，然爆竹連天，諒難入夢，吾陪君圍爐共飲，坐以待旦可乎，余欣然應之，主人乃

出家藏，備饌數事，且飲且談，逸興陶然，少焉聞里巷人聲嘈雜，恭喜發財之聲，時有所聞，蓋所謂接財神者，已出發矣，余笑謂主人曰，今夜財神，定當忙煞，主人亦笑曰，全市市民，果皆如吾二人者，財神且將如孔子之絕糧於陳蔡矣，但不知為財神者，究係一身遍歷各家就饗乎，抑係千萬財神，各赴一家乎，又或如西遊記所載孫大聖分身之術乎，且平日無人迎接之時，又將何以果腹乎，余拍案大呼曰，大矣哉，子之問，余當盡吾見以答之，夫神之所以為神，所以別於人道也，人有慾心，神無我見，人有私心，神秉大公，彼迎之接之者，神鄙之且不遑，何能隨招隨應，即咒之者，神亦不屑理，直不聞而不問，神者代天行令者也，天者即人所以具之良心也，自質於良心無絲毫之虧愧，即不迎神，神亦福之，倘內省有疚，雖百般媚神，神亦不受賄也，是故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道福善禍淫，譬如立法機關，神即司法者也，不犯法者，司法官固無權而妄干也，犯法者雖行賄於司法官，於人世則或可為，於天道則無可遁，故孟子又曰，自作孽不可活也，主人聞余言，肅立而言曰，旨哉君言，吾聞神道矣，斯時東方既白，乃各合衣就寢。

本刊：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歡迎分銷

## 小 零 碎

本 欄 歡 迎 投 稿

## 秋雨聲中 (續) 笑梅

忽聽到一陣嗚咽的怪聲，把孩子嚇得一跳，大貓來了嗎？不是？原來爸爸哭聲。大人是不會哭的啊？「嗚嗚……」孩子益發的怕起來了！

窗外斷斷續續的雨聲，屋裏嗚嗚咽咽的哭聲，都充滿在孩子的性情裏！(完)

一九三五，五，九。

## 怨氣冲天的一封信

王籬糊

組長大人師座，敬稟者，竊自□年□月得拜門牆，不勝榮幸之至。當時在校，同學輩多尊我

公為大白薯，竊以為不平，嗣後於民之秋，我

公榮膺北平□□第九□□長之巨任，口嘗對向之尊崇我

公者痛加指駁，極力贊揚我

公之經營有方，吹拍得力，同學輩亦以為我

公真個改頭換面，由大薯一變而為香蕉去皮矣。乃自我

公登台不久，軍需人員，橫被摧殘，而我

公則尸位素餐，不關不顧，不但不加庇護，以為我軍需界爭

光吐氣，反惟軍官之馬首是瞻，惟恐軍官之馬屁香味不得

追嗅，以故我軍需人員受我

公之實惠，因而撤差者有之，被押者有之，棍責者有之，被追而逃者更有之，其中情節，固屬不一，然因我

公之□□臉者，實居多數。此次軍隊李軍需官盛斌，未嘗事前無報告與我

公座前，迄至現在，該員被迫潛逃，我

公反裝聾作啞，欺心昧良，為取軍官之歡心，且派科長來查

賬，現隊中一般軍需，或被監視，或受痛苦，則我

公不聞不問也。請問我

公軍需獨立之精神何在，一心一德之校訓焉存？茲特貢違德忱，上達於我

公之耳鼓，如能力悔前非，尙未嘗無補牢之策，如果沉迷不

悟，則我

公之□□，未嘗不可暫移□□也。專肅即請

□□安好！

## 初秋之夜

高俊寬

暑氣將過，炎酷的悶熱和無情的蚊蠅，已是漸形消滅！因此人們都說天氣漸漸的涼爽了；更能使人們感覺愉快的，特別是「初秋之夜」裏，暗淡的月光，襯映着黑白色的薄雲，涼風一陣陣的從窗子吹進來，免得人們揮扇如舞難解熱的痛

苦...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in this column.)

息燈號吹奏完了，同學們忙着把電燈熄滅了，各人各自已床帳裏邊安安穩穩的就寢了，這在許多有家歸不得的人們，心裏忙亂着胡思一過去現在及將來——所以雖有這秋夜的良霄，還是不能使他們來愉快的消受！本來「初秋的夜晚」，是很短的，夜裏九點鐘熄燈，早上五點就起床，很迅速的就把這一夜過度了！時鐘噹噹的響了五下，緊接着最討厭的起床號音吹奏了！同學們忙着穿了衣服起來，整好內務，這十分鐘已够了，點名的號音又吹了，於是又慌着跑到外面站好隊點名作體操，呵！「初秋的夜晚」，就是這樣一點點的過去了！蚊蟻雖然不來喝我們的血，虎狼却還是夜夜在想着來吃我們的肉呢！全學全志們，趕快覺醒起來吧！要時時作努力的準備呵！

武昌南湖軍官團八、六。

## 災民

王珏

沿路乞求的災民，

一羣一羣的接連不斷。

女的赤胸乳兒。

男的肩負行李重担。

門前...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in this column.)

他們身上穿着襤褸腥臭的衫衫，腳上拖着磨破露趾的鳥屨。

他們滿面的污垢。

渾身的塵泥。

× × × × × × × ×

頭披白髮的老人，

領着蹣跚走的小媳。

一會兒她咳嗽啞氣，

老人便捶胸呼天搶地：

× × × × × × × ×

呀！有誰知，他們在洪水氾濫之中飽嘗過魚鱉的生活！

有誰知，他們是為掙扎各人的殘喘生命奔走了千程萬里

，無片時的停留喘息！

如全呵！困苦流離！

何處是他們的鄰家！

何處是他們的歸宿！

編後語：本刊所載「中庸講義」，是醉生先生的傑作，近來此君因事忙未能將稿編寄，是以中斷。編者已函請醉生君設法抽暇續作，以享同好，但能否如願，尙未可卜，特先聲明。

## 智婢盜滅記

不佞譯述

## 第二回 洩露秘密

亞里巴回到家中，將驢子趕到一所小院之中，將一座屋子的門開了，卸除遮蓋的木材，將銀袋納入屋中。然後由口袋中傾出，堆成了一個燦爛的黃金堆。光彩閃耀直照亞里巴他女人的眼睛。他才將這始末緣由，細細的告訴他妻子，並囑咐她保守秘密。

她很喜悅她們夫婦的佳運，她願欲把這些金子逐一數上一數。亞里巴說道：「妳不知如何是好了，妳不必去數它吧，我想掘一個穴，將它藏起來，時機不可失也。」

亞里巴的女人說道：「丈夫，你的辦法很對的，但是必須讓我估計最近之數，到底我們共有多少金子。我去借一個升來，趁你掘穴的工夫，我可以量一量它。」

她將話說完了，即刻走到她夫兄凱資穆那邊，向她嫂嫂借一個升使用。她嫂嫂說道：「妳是借大升？是借小升？」

「設若你能同意時，我就借一個小升吧。」這是她回答她嫂子說的話。「請你在此等一會，我就去找來。」不多一會她嫂子將小升放到大升裏邊，回來繼續說道：「有等有等」。

亞里巴的女人拿着升急速回至家中，將升放在金子堆旁，一升一升的開始量起來了，直等到把那堆金子全數量完了。她才告訴她的丈夫，共有若干。當亞里巴埋藏金子的時候，他的女人趁空去送升，她並未看見這升底上有塊金子。

亞里巴的女人說到：「大嫂我來還你的升了，你看我並未悞你使用吧，我很感謝你，因為你借給我這個，我現在還你了謝謝。」

亞里巴的女人走後，她嫂子看見這升底上帶着一塊金子，她是很驚異的。並且自語道：「亞里巴有這些金子？是用升量？他是從何處得來的？」

其夫歸來，她指其丈夫的名字說道：「凱資穆，我以為你想你自己是富，但是亞里巴比你更富，他的錢不去數，要用升量呢。」凱資穆聽見這些話，故意的裝沒聽見問他女人道：「妳說些什麼？」他的女人這才將方才的話，又說了一遍，並且給她丈夫這塊金子看一看。這金子太老了，說不定是那一代帝王御宇時所鑄者。

凱資穆自從娶了他的妻子之後，即不以亞里巴為手足了。時常反對他。現在變成親熱的了。他也很嫉妬亞里巴的幸運。他一夜未得合眼，次晨日頭還未出，即赴其兄弟亞里巴的門前叫道：「亞里巴開門。」他見了亞里巴問他道：（未完）

# 旬日紀錄

▲上海三十一日電：義使館航空部凱博士，三十一日語記者，義相贈將委員長飛機，仍留港，此間未接到何時起飛報告。(武漢)

▲北平三十一日電：古北口增駐日軍川岸旅團，大部已於日前撤至承德，其所餘的電信附屬兩隊，已於二十五日全部撤退，現古北口日軍只有原駐的石井信守備隊二百餘名。

▲上海一日電：滬各機關一日晨在市府舉行慶祝兒童年開幕禮到吳市長各局長，及學生苦兒童工共千餘人，吳對到場兒童訓勉有加，散會後，吳在市府會客室接見兒童代表十人，握手言歡，其時兒童機在空中飛翔表演羣兒歡呼鼓掌，午後市長各局長，同至遊民習藝所，教養院，孤兒院等處，視察兒童生活狀況。

▲南京二日電：教育部二日再令公私立專科以上各校，自十四年度起，各校絕對不得再收未立案之專科以上學校轉學生，及高中升學生，如有已招收者，應一律剔除，勿得攙混，致干駁斥。

▲南京三日電：新嘉坡華僑籌賑中國水災會所匯的兩萬元，今日已由僑務委員會向匯豐銀行收到。(華中)

▲北平四日電：察各團體，以察政無人主持，延慶各屬，又有匪騷擾，人心甚覺不安，特派代表來平謁奏德純促覈。

▲北平五日電：殷汝耕四日到榆視察，晚借蘇玉璣回唐。

▲北平七日電：劉佐周刺案，各方均甚注意，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任居建，奉派赴滬會同殷汝耕調查。

## 北平

## 法律

## 函授

## 學校

## 隨時

## 招生

本校係由律師李毓民主辦，特聘前大理院長，庭長，及各大學教授担任導師。茲將優點列下，有志法學者，從速報名！

- (1) 講義精良，課程完備。
- (2) 費用低廉，且可減費。
- (3) 學生不限年齡性別地域時間。
- (4) 改卷精速，義務解答法律問題。
- (5) 能養成服務與應訴能力。
- (6) 正科畢業成績優良給與獎學金第一名三十元第二名二十元第三名十元。又入學後介紹學員四人可免本人全費均另有詳章函索本校章程附郵票二分

校址：北平宣武門內漫水河甲一號  
電話：西局八五二號

### 投稿簡章

- 一、本刊以闡明三民主義提倡舊道德發揚新生活知識檢討社會問題並研究學術為宗旨
- 二、來稿文言白話不拘惟須淺顯流暢簡練雋永
- 三、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務加標點符號倘能按本刊行格書寫者尤佳
- 四、投寄譯稿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址註明或將原書附寄
- 五、投稿人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欲用別號者聽）
-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七、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預覆但長篇原稿欲檢還者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寄還郵票
- 八、來稿登載後酌贈獎品或本刊
- 九、投寄刊稿除與本社特約者外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 十、來稿請寄濟南東關報施街一號四維旬刊社編輯部

## 本刊啟事

敬啟者，本刊社址向在北平市發行，茲為便利閱戶，印刷迅速，管理周到起見，特將社址移至濟南東關報施街一號，現已遷移就緒，本刊由第一卷第十七期起，在濟南印刷，嗣後各方友好，如有函電，請逕寄濟南新址，除呈報外，謹此通啟。

四維旬刊社謹啟

# 四維旬刊 第一卷 第十八期

本期零售四分

價目：半年六角全年二元一角郵費在內  
郵票代價以一分半分為限

編輯者 四維旬刊社

發行所 四維旬刊社  
濟南東關報施街一號

印刷所 山東印刷局  
濟南普利門外二馬路  
電話一千八百九十七